



# 树屋

夏溪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树 尸

夏 溪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不谙世事的富家女道森费遇到父亲的竞争对手索听孝在她面前讲了一通听不懂的感言,并自杀在自己面前。被极度惊吓的道森费突然失声。在家人和朋友们以及心理医生的帮助下身体渐渐得以恢复。男朋友突遇车祸身亡,使她又一次遭受沉重打击。祖父精心呵护她并将一块叫做“荒原”的石油采区交给她管理。在商业运行中,她渐渐感受到竞争的残酷性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为了摆脱他人自杀给自己造成的心理阴影,她甚至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她成熟起来并收获了爱情。

# 梦想与光荣

红 柯

我执教于宝鸡文理学院的时候,常常有外专业的学生来旁听,其中就有党苗。那时候她叫党苗,后来发表作品时有了笔名夏溪。课间与学生交谈时,党苗说她喜欢文学,是外语系学生。我问她读过哪些文学作品,她告诉我一长串经典之作。其中,有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我试问了几个细节,她的回答绝对准确,让我刮目相看。我不止一次地向中文系的学生介绍过普鲁斯特,我执教宝鸡文理学院将近 10 年,直到迁居西安也没有一位中文系文学的学生读过此书。文学专业越来越远离“文学”,我就格外关注党苗这样的学生。党苗下次听课就带来一叠手稿,有中篇有长篇,我建议她先写短篇。这是一个聪慧的学生,很快写了几个短篇。我挑出其中一篇,建议她投《萌芽》一试,当时《萌芽》推出一批新锐作者,党苗这篇小说以自由来稿形式发表。后来我离开宝鸡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党苗常常来电话交谈一些阅读与写作上的问题,告之她也不大写短篇,主攻长篇。我也理解党苗对长篇的执著,这几乎是 80 后新锐的一个普遍现象,大都写长篇。

但党苗有其自身特点。党苗有很好的文化氛围,父母是大

学教师,对党苗很理解很支持,这是党苗的幸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党苗因幼年疾病身高仅 1.25 米,有别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考学写作比正常人付出的更多。她对生命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与体验异于常人,我们就能理解她对普鲁斯特的热爱。普鲁斯特也是一个重病患者,但不妨碍他感悟生命、拥抱世界,这就是巨大的激情与想象力。党苗小说中的“穿越”“玄幻”绝非时下流行的“穿越”“玄幻”,有生命的体验在。党苗对奥斯汀,对莎士比亚及托尔斯泰的无限敬仰,正是其心理健康的佐证,其小说在奇思妙想外壳下阳光灿烂。

党苗笔名夏溪,其作品正如夏天的溪水涓涓流淌。

2011 年 11 月 9 日于西安

# 树屋

一月十三日，道森石油公司与伯恩·琼斯石油公司分手的消息公布当天，道森休谟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

石油业最受瞩目的超级联姻，最后还是分手。伯恩·琼斯落到卖给私募基金的下场，大家都想听伯恩·琼斯的老板怎么说。“没人知道一段婚姻是如何维系的，除了婚姻中的两个当事人。”

道森休谟此后消失了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甚至是他的家人。

“道森石油公司狠狠地搞砸了伯恩·琼斯！”伯恩·琼斯的老板“火炮”索昕孝一开口，果然语惊四座。

# 1

凌晨三点钟的时候，道森费给教练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她会在游泳馆等他。她换上运动装，挎着背包，手里提着她的鞋子悄悄地从道森休漠的房间门口经过，蹑手蹑脚出了家门。

道森费年仅十九岁，是奥斯汀大学的学生。她身材豆芽般纤细，却大手大脚。一头直僵僵决不弯曲的头发梳在耳朵后面——简单，她的发式也不过如此而已。她的教练曾一度怀疑这么瘦弱的女孩子能否坚持练习完所有游泳运动员的训练？

道森费从车房推出她的红色自行车，四下里张望了一会儿，便一溜烟儿消失在了路的那一边。

道森费习惯性地吧闹钟放在泳池的沿儿上，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头扎进水里，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次。

距离池边十五米左右，道森费浮出水面开始换气——拍水——打水——滑行——转身——滑行——打水——拍水。道森费保持匀速游行，她习惯了一个人练习，她管这种训练叫“习惯性的不介意”。

三十分钟后，她缓缓游向池边，准备休息一下补充一些水分。

道森费将身上全部擦干，坐在长椅上，旁边放着一张纸和一副眼镜。为了矫正近视眼，她戴了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在那对有些水滴的镜片后面，她的眼睛显得冷漠、严肃。所有她周围朋友了解她是一个富有家庭里受人无微不至关爱的小姑娘，但从她的举止来看，人们无法相信她是在这种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她拾起放在旁边的职业运动员申请表，眼睛里闪过一丝犹豫的神情，不一会儿摘下眼镜，和申请表一起放回到了包里。

教练始终没有出现，她并未放在心上，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晚上的比赛。

当道森费的手指指尖触泳池壁的刹那间，她立刻钻出水面，听到观众席上一片呐喊。直到全部八位选手游到终点，道森费

都还在想：“会赢吗？”计时板显示道森费的名字依然排在第二位，这已经是她在同一个项目里第十三次输给同一个人——顾岑芝。

道森费失望地仰头看了一会儿，她看着观众席，什么也听不清，紧挨着她旁边的道次便是顾岑芝，当然她的喜悦不言而喻。

道森费慢慢地游向池边，尽其所能地维持自己的尊严。

她上了岸，跟在顾岑芝身后。

蜂拥而至的记者还不等顾岑芝喘口气，就已经将她团团围住，麦克风挡住了顾岑芝的脸，而道森费平静地走向等待她的队友当中去。

翁琬郁向走来的道森费做了一个十三的手势，她忍不住笑了，“祝贺你！”

狄佩吉张开双臂将道森费拥入怀中，“这是理性与经验之声！”

哈南映挠着道森费的头发，提议道，“我们应该去喝一杯，这样的成绩值得庆贺！”

四个姑娘彼此看了眼对方，一下子乐了，她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道森费故意声音拉高，压过周围人的，她说，“谢谢你们的安慰，我好多了，在教练还没找到我们之前，快闪吧！”四个人心领神会地眨了下眼睛，迅速消失在了采访区。

道森费摘下第十三个亚军奖牌，她仔细地拿在手里端详，思考着：如果把它换成冠军奖牌就好了。

“敬我们的千年老幺！”翁琬郁一只手搭在道森费的肩上，另一只手举杯。

狄佩吉更是模仿教练的声音，她似模似样地在道森费的正对面学着教练近乎生气和激动地喊道：“费，我们不需要失败者！”

姑娘们笑了，道森费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四周，“快喝吧！我觉得我已经够丢脸的了！”

“等一下，唔！”哈南映从道森费手中抢下酒杯，换给她了一杯深棕色液体，哈南映扬了扬手中的酒杯，“它对你有好处！”



“是什么？”道森费犹疑地看着手中的杯子，她小心地晃动着。

“费，喝吧！我们不能让你花一辈子的时间来猜它里面究竟是什么？来吧，你太紧张了，应该放松些才是！”

道森费被她三个队友强制地喝下了棕色透明的液体。

“好姑娘，别担心顾岑芝，总有一天你会打败她的！”翁琬郁拍了拍道森费的肩，“她不可能全胜，你也不可能全败，宝贝儿！”

“可她已经是大赢家，只有我才是失败者！”道森费从口袋里掏出奖牌拿给翁琬郁瞧。

“来吧！敬第十三块亚军奖牌，咯咯！”翁琬郁一边说，一边乐呵呵地望着道森费，“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输得这么惨！”

道森费无可奈何地点头，“是啊！谢谢你的客观评价！”

哈南映替道森费拿起面前的酒杯，她忍住没有笑出声，“喝了它，我们可是同盟，不是吗？你是怎么把自己搞到如此地步？”说着哈南映再也忍不住放声大笑。

狄佩吉去走廊接电话，道森费一脸愁容地饮下第二杯。

哈南映看着道森费就想笑，狄佩吉接完电话又加入了进来。

当她们举杯庆祝第三杯时，酒吧的一角，人群中一阵骚动，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人物来了似的。

酒保们兴奋地配以打击乐制造气氛，嘈杂地音乐声和说话声混在一起，使道森费难以忍受。她不加思考地饮下第三杯，拿起外套要离开，却被狄佩吉用力摁回到了她的座椅上。“你要去哪儿？”旁边的翁琬郁看着自己的手指问。

“你不觉得很吵吗？音乐声太大了，很晚了。我要去睡觉了！”道森费第二次试图离开，却被翁琬郁又一次无情地拽回到了座椅里。“费，你太紧张了，放松，宝贝儿。我们的千年老幺，现在才刚刚开始，来吧，我知道你喜欢！”

道森费难以拒绝地接受哈南映的第四杯倒酒。

狄佩吉看了眼道森费神秘一笑，把手提包放下时发出了响声，“嘿嘿！费？”她说，“现在你可以把它们留作纪念，不是吗？”

狄佩吉从包里拿出了道森费的十二块亚军奖牌，一同挂在了道森费的胸前。

“哈哈！”狄佩吉仰头大笑。

“我知道，我本不该来！”道森费摇摇头，“也许是我交错了朋友，不是吗？有那么好笑？”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哦！费，我很抱歉！”狄佩吉从包里取出相机，她看着道森费，样子滑稽至极，她忍不住想拥抱道森费。“茄子！看这里！”狄佩吉一连拍了好几组照片，三个姑娘争相和道森费拍照留念。

“佩吉，记着发一张到我的邮箱，太好玩了！”翁琬郁忍不住笑了，“哇！可怜的费！”

“不准摘下，那样你会受罚的！”哈南映立刻摀住了道森费的手说，“这么多的亚军奖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我也是！”翁琬郁整理了一下道森费挂在胸前的奖牌。

“你们还是我的朋友吗？”道森费问。

“当然，是喽！朋友，就是拿来取笑的嘛！”狄佩吉一直都在拿相机拍照，“你要去哪里？”

“去卫生间！”道森费用手挠挠头发。

“如果你要摘下它们，你知道的！”哈南映在道森费转身后大声叮嘱道。

通往卫生间的道路使道森费羞怯，她侧着脑袋，一只手挡在额前，另一只手本能地遮在胸前，小心翼翼地前行着。

道森费开始有点后悔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赢下顾岑芝，也就不必忍受这般的难堪。躲在卫生间的道森费用水泼在脸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看了许久，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她深深地呼了口气。当她站直了身体，挂在胸前的奖牌“啪啪！”作响，从身后经过的女士都会瞧她一眼。道森费尴尬地小声对自己说，“不是你的错！”她挺了挺身子，坚定地走了出去。

道森费咬了下嘴唇，她恨不得将这十三块亚军奖牌埋在一个找不到它们的地方。她刚回到朋友们中间，就被她们抱怨。

“我们喝得太多了，你是谁啊？”

“挂着这么多奖牌就不要到处乱晃，很丢脸的！”

“千年老幺，你干嘛去了？”

道森费无奈地双手插在腰间，站在她们三人面前，一副可怜样儿。

“道森！”声音从道森费身后飘过，她本能地转过身。

对于有人主动和道森费打招呼，她很是意外，尤其是在酒吧，更是意外中的意外。

当道森费抬起下巴，放下双手，她猛地一惊，“哦，天哪！”道森费真想立即死掉。心想，只要有谁愿意请立即动手吧！

“你好！费！”是蒙耶柏的声音。

道森费看见蒙耶柏，呆住了，“哦！”

“没什么，我只是经过，看见你在这里，我和水球队的在那一桌！”蒙耶柏友好地对道森费挥挥手，“看来你们玩得很愉快！”

“嗨！蒙家的！”道森费勉强地说道，“我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看来我们兴趣相投！”蒙耶柏微微耸耸肩，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为什么都是亚军奖牌呢？”

道森费迅速用手挡在身体前面，想要再一次摘掉，却又一次被狄佩吉一手拿相机，另一手打出道森费的手背上，“哇，痛！”道森费用力甩手。

蒙耶柏随手撩起道森费胸前的一块奖牌，“看来你还是没有赢地欲望啊！”

道森费的脸涨得通红，身体像被针刺了一样。“我从不和教练以外的人讨论战术！”她用愉快的假声说道，“尤其是和蒙家的！”她用力地打在蒙耶柏的手上，蒙耶柏吃惊地瞪着她。

“你们靠近一些，费，高兴点儿，大家一起说茄子。”狄佩吉轻轻地推了一下道森费，后退几步，摆好照相机。

“你在做什么？”道森费不安地看着狄佩吉，想尽办法暗示她，但是狄佩吉完全没有察觉到道森费的举动。

“可以吗？”狄佩吉调皮地尖声问道，“我想你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酷!”蒙耶柏高兴地回应狄佩吉,“我很乐意拍张照作为留念,可以发到我的邮箱吗?”

“OK!”狄佩吉一边做着OK的手势,一边乐呵呵地讲,“水球队的人都来了吗?”

“嗯,他们就在你身后的那张桌子!”蒙耶柏扬了扬下巴。

“笑一笑,费,说茄子!”狄佩吉的手指放在快门键上。

“这有什么好拍的!”道森费挤出一丝微笑,本能地想要躲开。

“不会太久的,一会儿就好了!”蒙耶柏的一只胳膊搭在道森费的肩上,死死地将她摁住动弹不得。

“你在做什么?”道森费不满地侧过脸问道。

“请保持微笑,拍出来的照片才漂亮!”蒙耶柏直视前方的狄佩吉,微笑着瞟了眼道森费,“因为它,所以你不回家!”

“什么?”道森费瞪着他,“喂,蒙家的,如果让父亲知道我和蒙家的人讲话,他会让我死得更快也不一定,你现在走开假装不认识我,还来得及!”

“我觉得倒相反,也许父辈们很高兴看到我和你在一起。仇视的上一代,和睦的下一代,不是很好吗?”蒙耶柏做出一副可爱的表情望着道森费,“费,你觉得我叫你道森费怎么样?”

“没什么,况且我们又不是很熟,这样叫很好!”道森费没好气地说。

“但我很乐意听到你叫我耶柏,而不是什么蒙家的,不行吗?”蒙耶柏整理了一下领口。

“我只是……嗯……”道森费本能地瞟了眼蒙耶柏,清了清嗓子,用公事公办的表情说,“抛开父辈们的恩怨,我可以这样叫你,可现实并非如此!”

“见鬼!”站在他们前面的狄佩吉等得不耐烦了,“嗨!我说道森家的小姐,蒙家的二少爷,你们能给我一秒钟吗?为你们服务的我,也要活啊?”

“对不起,我们准备好了!”道森费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

“好吧!不要说茄子了,深吸一口气!”狄佩吉稍稍弯下去

一些。

蒙耶柏侧过脸去和道森费争辩，“你的确应该深吸一口气！”

瞬间，狄佩吉拍下了此刻的画面，“好了，完成了！”

道森费深吸一口气，想要离开。

蒙耶柏却一脸的疑惑，他叫住狄佩吉，“可以再拍一张吗？刚才拍到的是我的侧面。”

狄佩吉耸耸肩，“哦！我要去喝一杯了！”她抬起眼睛，“你知道的，费！”说完她朝水球队的那张桌子走去。

“我也要去喝一杯了！今晚真是特别的一个晚上！说真的！”道森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一边说，一边想要摘下挂在脖子上的奖牌，又被蒙耶柏挡了下来。

“这些奖牌，还真够沉的！”

“你戴着它们很漂亮！”蒙耶柏和道森费一起来到吧台坐下。“难以置信，如果我是你，可能早就做不下去了！”蒙耶柏热切地看着道森费，“你有十三块亚军奖牌咧！”

“是啊！你不必这么大声的，现在我是全世界最惨的败将！”道森费无力地摊在桌子上，“给我一杯‘亚马逊之风！’”

“我也是！”蒙耶柏和道森费身后的桌子乱哄哄的，道森费没看到狄佩吉去了哪里。

“你的要加冰块吗？”蒙耶柏拍了拍道森费的背问道。

“哦！当然，我需要清醒，她们刚才一直在灌我，头好痛！”道森费努力从桌子上爬起，随手将额前的几缕头发拨到脑后，手指不停地在桌子上弹。

侍者为他们端上了两杯“亚马逊之风”，放在他们的面前。

“那么……”道森费清了清嗓子，“好吧！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跟对方讲话了，我是说……”

不等道森费把话说完，蒙耶柏答道，“自从你父亲看中在依云牧场旁边的那块地后，差不多七年的时间！”

“哦！看来你还没有醉！”道森费把头发甩到脑后，考虑从什么地方开始讲好。“最后的赢家是你父亲，哇呜！我还没有

祝贺你们呢？敬最大的赢家和最惨的失败者！”道森费举杯无奈地笑着。

蒙耶柏把手放在嘴上，他也跟着举杯，“费，你非常了不起，你知道，我曾多少次设想假如我是你，也许早就被赶出家门，你的勇气令我敬佩。”

“哦！我的天啊！”道森费立即说道，好像蒙耶柏得罪了她一样，“你的意思是说到现在我还没有被赶出家门，已经是奇迹了？你就是想说这个吗？”

“当然不是，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吧！我们还是喝吧！如果再继续说下去也许我们会打在一起也说不定！祝未知的未来！干杯！”蒙耶柏笨拙地和道森费的杯子碰在了一起，“砰！砰！”他一下子全喝光了。

道森费自嘲道，“敬我们自己！”她大口大口地全都喝完了。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大声叫着侍者，“请再来一杯！”他们说完彼此注视着对方轻松地一笑释然，两个人的身体相互碰了一下对方。

儿时的两个玩伴如今都已长大，他们偶尔会在校园里碰见，不过直到冬天的某个晚上，也就是此时，两人才在“大白鲨”酒吧正式打招呼。

蒙耶柏穿着一件深色T恤，一条牛仔裤，符合在水里待惯了的人上岸后的简单方便的习惯。他体形中等，长相在端正的五官和一头卷曲浓密的头发衬托下还算英俊，每个毛孔都散发出活力。

道森费注意到他不断侧过脑袋朝她这边看，事实上他整晚常这么干。

当道森费把第二杯“亚马逊之风”的空杯子放在吧台的桌子上时，她飞快地瞥了身边的蒙耶柏一眼，“如果你一直盯着我不放，我也会一直盯着你，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友好些，我是道森费！”道森费主动侧过身，伸出一只手。

稍等了一会儿，蒙耶柏轻轻地摇摇头，同样伸出手，“你好！我是蒙耶柏！”他的唇边露出一丝微笑。

“难以置信，我们居然在一个学校，原本我想假装我们不认识！”道森费扬了扬手中的空杯子，示意侍者再来一杯。

“我想该是化解矛盾的时候了，况且我们都还在游泳部，也都来自保守家庭，听起来我们更像是朋友而非陌生人！”蒙耶柏兴致勃勃地说，“来吧！敬我们自己！”

道森费端起侍者重新送上的“亚马逊之风”微笑着饮下半杯，就在两个人谈得正欢，哈南映走到他们身后，她拍了道森费几下，“我们要走了！”说完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待道森费反应过来时，已找不到哈南映的身影。

“刚才有人和我说话吗？”道森费眨了眨眼睛，看着蒙耶柏，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可能我喝得太多了！”

蒙耶柏一时说不出话，“哇！”他扬了扬眉毛，“可能你今晚很开心！”

“呵呵！”道森费兴奋地说道，“是我喝多了，还是门口那个穿制服的家伙真的是警察！”道森费指了指蒙耶柏身后的方向，那边对着入口。

二人像是定格住了，愣在了那里，他们望着同一方向，看到的画面却是令每一个人窒息。

“我要完了！”道森费放下手中的杯子。

“不，是我们要完了！”

“我的运气还有比现在更差的吗？”

“这个地方有后门吗？”

两个年轻人正处在十九岁至二十岁之间，进入“大白鲨”时他们谎称了自己的年龄，现在看来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了。

即使在危急的时刻蒙耶柏依然可以说笑，把身边的人逗乐。“我问过服务生了，他们说应该有后门的！”

道森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她希望她的运气快点儿来吧！让他们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警察们已经开始大面积检查，核对身份了。

两个年轻人同时脸色都很难看，他们都极不情愿地掏出身份证件。

道森费和蒙耶柏并排坐在了一起，不约而同地祈祷他们在警察局里的时间快些过去。“大白鲨”酒吧的负责人在不断重复向警察解释清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出现在那里。

“请安静！”其中一位警察说，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我们会调查的，酒吧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年轻人呢？”他拿起记录本扫视面前坐着的年轻人，坐在了他们的对面。

除了道森费本人，她的朋友们全都溜掉了。蒙耶柏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水球队的成员有少数几个因为喝得太多无法脱身以外，其余都已落跑。两人彼此看了眼对方，全明白了。

他们安排在中间做笔录，前边几个做笔录的年轻人没有和警方要配合的意思，双方僵持着。

警方允许年轻人打电话向父母求救，告诉他们的父母所发生的。道森费转过脑袋，看见身旁的蒙耶柏用尽一切可能向父亲解释，他需要跑一趟警察局。

原本道森费打算借蒙耶柏的手提电话打给父亲。告诉他，他的女儿需要帮助。可蒙耶柏的解释并不理想，越解释越不清楚的父亲，听到的也只有蒙耶柏卖力地为自己辩解。

花了好大的功夫蒙耶柏为自己的清白请到了父亲，跑一趟。

“借你的手提电话一用！”道森费从蒙耶柏手里拿过手提电话，背过身去讲电话。

过了一会儿，“喂！费？”蒙耶柏调皮地动了动道森费的头发，接过道森费还给他的手提电话，蒙耶柏放回到口袋里时说，“你在水里待得太久的原因吗？还是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可以讲话的那个玩意儿叫手机？”

“嗨！”道森费假装生气，“手机是新世纪奴隶的标志，取代了脚镣！”道森费一边说着，一边摘下挂在脖子上的十三块奖牌。她很清楚父亲看到奖牌以后的反应。她将奖牌上的十几条彩带系在了一起，抬头正好撞上了蒙耶柏的目光。她很快转过眼神，假装为奖牌上的彩带打结。

“我们还有时间上绞架！”蒙耶柏看了眼手表，他故作轻松地调整身体，“没想到有你作伴！”



“什么？”道森费惨兮兮地说，“你知道，我从不去那种地方，我是被那帮家伙们硬拖来的好不好。大难来临，她们一个比一个溜得快，是我比较不走运。”

“可我的朋友，还在啊！”蒙耶柏炫耀般地环顾四周，“他们都还没有落跑，朋友应该是这样的！”

道森费做了个表示遗憾的鬼脸，“哦！”

“费？”蒙耶柏皱起眉头，缓缓地靠在椅子上，“下个周末你有时间吗？”

“不知道！”道森费盯着他。

“我想请你来看水球队比赛，你觉得怎么样？”蒙耶柏想了想说，“当然，你考虑后，再答复我！”

“你在向我炫耀你们水球队成绩吗？”道森费怀疑地看着他，“好吧！我接受挑战！”

“我会给你留一个最佳位置！”蒙耶柏刚开口，从道森费的肩膀后看见他们两人的父亲一前一后地朝他走来，他立即打住了。“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保证还活着。好吧，祝我们自己好运吧！”他慢慢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们的父亲大人们到了！费！”

“什么？”道森费向蒙耶柏示意的方向转去，她咬了下嘴唇，把目光又放在了自己的正前方，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些彩带，奖牌在“啪啪”作响。

“你确定我们还能活着见面吗？”道森费茫然地看着蒙耶柏。

“希望运气站在我们这边。”道森费绝望地挣扎了一下，但是蒙耶柏的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抓住她的肩膀，“拿出点儿你的勇气，费，它们都到哪里去了？”

“那是教父吗？”道森费扬了扬眉毛，视线落在了蒙耶柏的父亲蒙皓正身上。

在道森费的记忆里，蒙皓正每每都会在他家的家庭日和来参加聚会的孩子们滔滔不绝地谈论海盗与海战。因为他对航海感兴趣，他聪明愉快的妻子赛茜在旁补充，增添乐趣。虽然矛盾